

世界名著少年文学精选

羊脂球

(法国) 莫泊桑 / 原著

刘恒永 / 编译



YANGZHIQIU



羊 脂 球

(法国) 莫泊桑 / 原著

刘恒永 / 编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少年文学精选, 第1辑 / 檀安鲁主编.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1

ISBN 7-80096-655-0

I. 世… II. 檀…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缩写本 IV. J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979 号

书 名	《世界名著少年文学精选》(第一辑)
主 编	檀安鲁
责任编辑	钱叶用 于建平
正文插图	李小勤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 10003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社科印刷厂
印 数	0001—6000 册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0
字 数	12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96-655-0/H·5
定 价	(全十册): 1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1

莫泊桑（1850—1893），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族，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喜爱诗歌。中学毕业后，到巴黎法学院攻读法律。不到一年普法战争暴发，他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他先后在海军和教育部做过小公务员。

他从小就酷爱文学，具有文学修养的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第二位文学导师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路易·布耶。在创作上还先后得到过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帮助和指导。福楼拜告诉他要培养独创性就要坚持观察和练习。才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1879年，包括莫泊桑在内的五位文学青年在左拉的消夏别墅聊天，各自就普法战争讲个故事，后来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结集成《梅塘夜话》于1880年出版，当时引起轰动。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莫泊桑的《羊脂球》，使他一举成名。他在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发表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由于这些成就和其他艺术技巧方面的成就，不仅使莫泊桑在法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后来的欧洲作家也有很大的启发。



◇导 读◇

享有“短篇小说之王”之美称的莫泊桑，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虽说短篇小说并不是他的代表，但是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握大中取小、以小见大的艺术，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那么多丰富的内涵，在文坛上却实属少见。这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是分不开的。莫泊桑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巨匠，他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他认为文学的真实性并不是表面的真实，而是把比现实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另外，莫泊桑对每篇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但是他更注重主体部分。他认为开头是为了更好地引出主体、衬托主体，结尾是为加深和加强主体部分已经表现出来的意义。开头和结尾都是为主体服务的，一切都应根据主体的需要而设计。莫泊桑短篇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精于选材，善于开掘，巧于构思。



◆人物介绍



羊脂球：是个风尘女子。因她身体各个部位都是胖胖圆圆的而得了“羊脂球”的绰号。她是风尘女子，但颇有正义感。在与十人同车离开敌区途中，在一小镇当地普军之官要与她睡觉，被她断然拒绝，因而同车人被扣。同车的上流社会的人为了自保，把她推入敌人的怀抱。



蜚蜚小姐：是一个德国军官的绰号。他因衣著漂亮、身材苗条和说话总爱用法文词“蜚蜚”而得名。他对战败者残酷无情，经常拿法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开玩笑。最后在寻欢作乐中被一个妓女杀死。



莫利索：是位钟表匠，又是一位喜爱钓鱼的普通市民。在巴黎被围困时，他和朋友索瓦日一起去钓鱼，被普士兵当奸细抓去，逼他招认并说口令，他们拒不招认，最终被敌人杀害了。



洛塞尔太太：是一位小职员的女子，但她总幻想过上等人的生活。一次为了参加舞会，借了朋友的一条钻石项链，在舞会上大出风头。但在回家路上把项链丢了。为了买项链还人，欠了很多债，两口子辛劳了半辈子才还清。后得知丢的项链是假的。



◆ 目 录

5

羊脂球	(1)
拉雷中尉的婚事	(55)
蜚蜚小姐	(63)
一个儿子	(82)
遗嘱	(97)
疯女人	(106)
两个朋友	(110)
珠宝	(122)
保护人	(133)
项链	(141)
遗产	(156)



羊脂球

几天以来，街上一直在过队伍，不过，部队都已溃不成军，成了散兵游勇，士兵们个个胡子拉碴，军装破烂不堪，有气无力向前走着，既没打军旗，也没标明部队的番号。只是习惯地向前走着，唯恐一停下来就再也爬不起来。尤其是那些刚刚入伍的新兵，本来都是性情平和，安安稳稳地过着小日子的人，现在却被沉重的武器压弯了腰。国民别动队的小伙子，虽然个个机智灵敏，却易于受惊，而且特别容易激动，他们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逃跑。部队中除了这两种人，还有一些穿红裤子的士兵。他们是在一次大战役中被打垮的某步兵师的残部。除此之外还可以见到一些垂头丧气的炮兵。

那些被人誉为“失败的复仇者”，“坟墓的公民队”，“死亡的分享者”等光荣称号的义勇军游击队开了过去，看他们的样子，不禁让人想起了盗匪。他们的首领本来都是些布商、粮商、油商或肥皂商，战争一起，穿上了军装。他们大都很有钱，又留着一把大胡子，于是被任命为军官。只见他们全



2 副武装，穿着带有军衔的法兰绒制服。他们高谈阔论，煞有其事地讨论着作战计划，自称在危机时刻，法兰西全靠他们这些英雄好汉们的肩膀支撑着。但是他们也很担心自己的士兵，因为这些人当中不乏亡命之徒，打起仗来很勇敢，但经常打家劫舍，胡作非为。

有消息说普鲁士人就要进入鲁昂市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队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布置了警戒，他们警惕性特别高，连一只兔子跑过，都要准备战斗，因此也误伤过自己的哨兵，现在这些人都已解散回家。他们手中的武器，身上的制服以及国道两旁三法里的警戒线都已不见踪影。

最后一批士兵渡过塞纳河，经过圣塞维和布尔阿夏开往欧德桥。走在队伍最后的是一位垂头丧气的将军。他望着这些残兵败将，没料到素有英勇善战之称的民族就这样被打得溃不成军，不由得摇头兴叹，两名副官跟在他的身后徒步向前走着。

城市笼罩在一片沉寂之中，默默地等着厄运的到来。

市区的正常生活仿佛停滞了，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街上静悄悄的。偶尔发现一个居民也被这不寻常的寂静吓破了胆，匆匆从墙根溜过。

这种令人窒息的等待还不如敌人快点到来。



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就有几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匆匆从街上驰过。随后不久，黑黑压压的大队人马从圣卡迪纳山开了过来，还有两队人马从达尔塔和吉约姆森林同时到达。这三支队伍的前哨汇合于市政厅广场上。附近其它道路上也出现了德国兵。他们以营为单位，迈着坚强有力的步伐列队走在街道上，发出“咚咚”的声响。

阵阵陌生的，喉音浓重的口令声从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屋中传了出来。依据“战时权法”，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成了这里的生命财产的主宰，一双双眼睛从关闭的百叶窗后窥视着他们。居民们躲在黑暗的房间里，就像被洪水猛兽、可怕的大地震吓傻了。任何智慧和力量都已无能为力。这是因为一切正常秩序都已被摧毁，一切安全已不复存在，受人类法则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人们受到野蛮暴力摆布时便会产生这种感觉。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人类死亡；江河决堤卷走牲畜，吞没田间农民，冲垮房屋；而战争则肆意屠杀和平居民。这些破坏了人类对正义的信仰。

一支支小分队出现在街头，他们逐家逐户敲门，走了进去。战败国人民开始履行义务了，从此以后，对战胜者要毕恭毕敬，绝对服从。



没多久，最初的畏惧一过，市区便恢复了平静。许多家庭中出现了与普鲁士军官同桌就餐的情景。有时，德国军官也表现得很有教养，彬彬有礼，非常同情法国，甚至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完全是被迫的。看到普鲁士军官有这种同情心，有人便感激涕零。何况有一天也许需要他们的保护。款待一个军官，至少可以少养几个士兵，又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要得罪一个将来可能用得着的人呢？那样做根本谈不上勇敢，而是鲁莽。但是，现在的鲁昂市民已没有鲁莽的毛病了，不像当年在抗击英国人的守城战中以英勇而闻名遐迩了。有人认为法国人的温文尔雅应该演变为崇高的理性，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只要不在公开场合下对外国军队表示亲善就可以了。在外面，他们装出彼此不认识，但在家里却自由自在交谈着；晚上，德国人和全家人一起围坐在炉旁消磨时光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市区渐渐恢复了老样子。法国人依然很少外出，在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些普鲁士人。一些身穿蓝制服，腰挎杀人武器的军官傲慢地走在便道上。

但是，空气中依然存在着某种东西，那是一种捉摸不定，说不清道不明，让人无法忍受的异族气味，侵略气味，这种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充斥在住宅中和公共场所里；它改变了空气的原来味道，使



人恍惚身在遥远的异邦，旅行于不安全的野蛮部落之中。

然而，在离城两三法里的地方，在河下游靠近夸塞、底贝达比塞尔等地，时常有船家或渔民从河里捞出德国人被水泡涨的尸体，这些穿着军装的德国人有的身上被戳了一刀，有的是被人踢下河去的，有的是被石头砸烂了头，也有的是被人从桥上推下河而淹死的。河里的淤泥掩盖了这种隐蔽的、野蛮的、但又是合法的报复行为，这是一种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是一种无声的反抗。这些行为远比白天打仗危险得多，却得不到光荣的称号。

入侵者在全城施行严格的纪律，但是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干出在进军的路上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人们渐渐变得大胆起来，做生意的愿望又重新在当地商人心中萌动。一些人在法国军队驻防的勒阿弗尔港有重要投资，他们试图由陆路到迪埃普，然后再由水路前往该港口。

一些人利用认识的日尔曼军官的关系，从司令部获得了通行证。

有十个人提前订了座，车行准备派一辆四驾马车送一趟。出发时间定在星期二早上天亮以前，以避免招来围观。

第二天早上四点半钟，所有的旅客们就来到诺



6 曼底市政厅，他们要在这里登车上路。

这些人还都睡意朦胧，天寒地冻，他们一个个紧裹衣服，冻得直打哆嗦。周围一片漆黑，谁也看不清谁，又加上人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都像穿着长袍的教士。最后有两个人相互认出来了，又有一个凑了过来，于是三个人开始聊了起来。“我把妻子也带来了，”一个人说。“我也一样。”另一个说。“我也是这么做的。”第三个说。第一个人接着说：“我们不打算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人逼近勒阿弗尔市，我们就去英格兰。”他们所虑相同，计划也差不多。

赶车的人还没来。马夫提着一盏小油灯不时从马厩的门口走进走出。

马厩的门猛然关上了，一切又陷入寂静。已经冻僵的旅客也不说话了，只是傻呆呆地站在那里。

白色的雪花从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像一道帷幕挡在面前，落在地上便形成一面白色的镜子。

手提油灯的马夫又出现了。他手拉缰绳牵来一匹很不情愿的垂头丧气的马儿。他把马拉近车辕，系好皮带，看看马具是否拴牢，他转悠了半天才弄好，因为他一手提灯，只能一只手干活。他去牵第二匹马时才发现了这些冻僵的旅客，看他们一动不



动地站在那里，一个个像雪人，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啊？那里至少可以挡挡雪啊！” 7

一听这话，他们蜂拥着上了车。那三个人把自己的夫人安排在最里面，然后自己才上了车。其余裹得严严的人也都上了车，在剩下的几个座位上落了坐。他们彼此没说一句话。

车里的木板上铺了些干草，他们把脚埋在里边。坐在里边的几位夫人都随身带了装有化学燃料的铜质手炉，现在也点燃了起来。不一会儿，她们就轻声谈起手炉的好处，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她们早已知道的一些琐事。

最后，车终于套好了。由于考虑到雪天行路艰难，套了六匹马。这时外面有人问：“旅客都到齐了吗？”车里的人回答：“都齐了。”于是，马车出发了。

马车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着。车轮压在厚厚的雪上，发出艰难的吱吱声。牲口一步一滑，嘴里喘着粗气，身上冒着热气。马车夫手中的鞭子左右挥舞，抽得山响，活像一条灵动的蛇。马儿蹶着滚圆的屁股使劲拉着车子，车夫猛然一鞭子抽了下去，车子才跑了起来。

不知不觉之中天已大亮。旅客中一个纯正的卢旺人把漫天飞雪比作从天而降的棉花，这时雪已停



8 了。天空中，一缕微弱的光亮从厚厚的云层中透了过来，把田野照得发白。田野上一行行满是雪挂的树木和一间间覆盖着白雪的房屋依稀可见。

车厢里最好的位子上坐着姓鸟的一对夫妇，他们是大桥街上的酒类批发商，夫妇二人面对面坐着，昏昏沉沉地打着瞌睡。

姓鸟的先生原来在一家店铺中当推销员，后来老板生意亏了本，他便盘下这家铺子，自己当起了老板。他的酒都是劣质酒，便宜货，批发给乡村小贩，从中获利。认识他的人，甚至他的朋友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奸商，都说他是一个诡计多端，嬉皮笑脸典型的诺曼底人。

他的奸商名声早已闻名遐迩，一天晚上，在州长家中，在当地以文笔辛辣、细腻著称的寓言家兼作曲家杜尔纳勒先生看到在座的女宾有些倦意，便开了个玩笑，提议做一种游戏，游戏的名子叫“鸟飞翔”，正好与“鸟先生骗钱”发音一样。没想到这个游戏竟一下子从州长家的客厅中传遍了全市的各个角落，让全省的老百姓张着大嘴笑了整整一个月。

他身材矮小，挺着一个橡皮球似的大肚子，脸色赭红，还留着两撇灰白的胡子。

他妻子却长得五大三粗，又高又壮。说话声音



洪亮，办事果断干练，是铁算盘和大总管，而老公则凭着插诨打趣，把店铺搞得红红火火。

在他们身边坐着的是一位有地位引人注目的上层人物。他是加莱·拉马东先生，是位正经的棉花商人。他开着三家纺织厂，荣获过四级荣誉勋章，是省议员。帝国时期，他是温和的反对派领袖。按他的说法，使用钝头武器，先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他的夫人比他年轻得许多，一直就是鲁昂驻军中出自名门望族的军官们的安慰。

她坐在丈夫对面，显得娇小、玲珑、漂亮。她身穿一件裘皮大衣。这时正用忧伤的目光看着车里悲凉的情景。

坐在他们身边的是雨贝尔·德·伯莱韦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属于诺曼底最古老、最高贵的家族之一。伯爵是位很有风度的老绅士，很注重修饰，以求自己的相貌更接近亨利四世。据传，他家光荣的家族史上记载着国王亨利四世曾使他们家族中一位夫人怀孕，这位夫人的丈夫为此而被封为伯爵，成为这个省的总管。

雨贝尔伯爵同加莱·拉马东先生一样，也是省议员，同时又是本地奥尔良派的代表。他娶了南特一个小船主的女儿，这一直是个大家猜不透的谜。